

梦幻系列



是我幸运吧 遇上了你
我将用无私的爱 经营一世的情……

小刺猬的闲情事



台 茹 梦 湾

梦幻经典系列

小刺猬的闲情事

台湾 茹梦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虹

封面设计:黄玲

梦幻系列

小刺猬的闲情事

作者:茹梦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28千字 6印张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0/A·542

定价:9.80元

第一章

僻静的巷道中，路灯射出白色的光，在这公寓社区里，除和偶尔有车声的干挠外，甚少听到什么大分贝的声响。

十点多的夜晚，作息规律的人们已准备就寝，明天还得上班、上学呢！

蓦然，一辆机车疾驰而至，尖锐的煞车声在巷尾处嘎然而止，一个高挑的身影从机车后座跃下，，随手将书包甩至背后。

“谢啦！夏瑾沛。”机车骑士叫住她，路灯映照他方脸，蹙着的眉透露出些许的担忧与不舍，“这个时候才回来没关系吗？”

夏瑾沛转动钥匙开了大门后才转身，她耸耸肩，仍旧用一派淡漠的语气说道：“无所谓，再见。”她扬起手挥了挥，转身往门内走去时顺手爬梳她那削得超短的头发。

入门后顺手将门一推，隔绝了两人，曹琨豪不觉一怔，嘴角泛起一抹笑意。他从没见过她比还酷的女孩了！打从半年前夏瑾沛转到班上来之后了，他这个朝阳国中

名气最响的大哥大便决意把她当马子，努力了近半年，今天才得到她的同意，与他们一众人去跳舞，疯狂至此时才返家。他发动车子，带着满心的得意扬长而去。

瑾沛踏着阶梯到了四楼，旋开了夏家大门后瞧见屋内灯火通明，不觉扬了扬眉，瓜子脸上精敏的五官始终是毫无表情的漠然。她故意甩上门，算是通知屋内的人她是归来，而后迳自走进自个儿的房间，将书包随手一丢，和着夏季的学生衣裙往床上倒去，双手枕在脑后，望着天花板发起呆来。

几分钟后，年约四十、风韵犹存的顾瑶蓉一边系着白色丝质睡衣的带子，一边推开门走了进来，语带责备地问：“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到现在才回来！”

瑾沛睨了一眼头发散乱、妆还未卸，脖子上有着吻痕的母亲，不置一词地起身下床，越过她朝厨房的冰箱走去。

顾瑶蓉跟了过去，火气不觉往上攀升，音量也提高了，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！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老实说你跟哪儿去了，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？”

瑾沛正想说什么，瞥见从母亲房内走出来的男子，于是冷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也知道我回来晚啦？若不是因为他今天要来过夜，你也不会这么‘早’回来，平常连问一声‘吃饱了没有’都省了的人，今天倒兴起做母亲的威风了？”

顾瑶蓉被女儿一阵抢白，脸色甚是难看，老羞成怒地吼：“你……居然这样跟我说话！我是你妈啦！”

瑾沛取出饮料灌了一大口，懒得理会母亲。一年前她或许还会在乎，可是现在她已经无所谓了，至于一旁的那个男人，她根本连看都嫌碍眼。他是母亲的男人，叫沈松群，几次对她毛手毛脚，使她决心去习练柔道、空手道，在一次狠狠踹他下体之后，结束了他对她的侵挠，也教她深刻地体认到，一个弱者注定要受人欺负，唯有变成强者才能在这弱肉食的社会中生存，即使是在学校甚至家庭也是一样。

沈松群走到顾瑶蓉的身旁，揽着她的腰，挑拨离间地说：“你这个女儿愈来愈没教养了，再不好好管管她，等哪天她骑到你头上撒野，你就便拿她没辙了，瞧她一副小太妹模样，我看你下半辈子也别指望她了。”

顾瑶蓉愈听愈生气，这孩子竟在沈松群面前给她难堪！“你给我站住！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就别想睡觉！看看你自己现在像什么样？头发剪这么短也就算了，偏偏不知上进，成绩愈来愈差，原本的明星国中都不愿再收你，万不得已转来这什么朝阳国中，一大群太保、太妹的，难不成你也想跟他们一样要变成太妹是不是？我的脸全被你丢光了！”

陈腔烂调！听都听烦了。瑾沛懒懒地应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有脸让我丢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、甚至彻夜不归我都不过问了，所以你也别管我做了些什么！”

“你…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顾瑶蓉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女儿对她竟然没有一点对母亲应有的敬重！“我晚归也是为了生活啊！难不成你想要喝西北风？”

瑾沛嘴角泛着冷笑，“你当我不知道夏敖贤一个月给你多少赡养费吗？就算你不工作也能维持不错的生活品质，是你自己太会花钱、又养小白脸，才会人不敷出的，别把自己说得像个世间少有的伟大母亲，我没那么好唬。”

顾瑶蓉不敢相信的瞪着瑾沛，发现女儿那愿该稚嫩纯真的脸上竟满是嘲讽的笑，犀利的话主事一针见血地刺得她无话可说，十五岁的女儿竟比五十岁的人还深沉。

“你……”顾瑶蓉指着瑾沛说不出话来，只因为她的指控确是实情，但是她居然直呼自己父亲的姓名，这……这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？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母亲？她很关心你的！”沈松群安慰地拍了拍顾瑶蓉的肩，对瑾沛斥责道。

“关心我？”瑾沛的反应好像听到了天下第一大笑话。“是哦，关心到明知道我还没回家还能在房间里做那件事，做完了之后才悠哉游哉地来质问我的行踪！你打过电话找我了吗？我看你根本连想都想不到要找我这件事。另外，姓沈的，你要克尽做小白脸的职责我管不着，可我警告你，别管到我头上！”

两个大人被数落得脸上一阵青、一阵白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瑾沛边灌着饮料边走回房间，落上锁，将他们隔绝在门外。

回到自己的小天地后，瑾沛没有表情的脸上出现了淡淡的愁。以前的她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父母离婚前的她

是个品学兼优又讨喜的女孩，她不是不需要父母的爱，而是得不到干脆就不让自己渴求……甩甩头，抛开这些往事，她抓了几件衣服走进浴室。

三年十班，教室内乱烘烘的，所有的学生都在做自己的事，聊天的聊天、玩牌的玩牌，讲台上的老师则在唱独脚戏，也不管台下的喧闹声，只想赶快下课了事。这年头钱难赚，保住饭碗就行了，犯不着跟这群太保、太妹过不去，以免丢了身家性命，不值得的！

瑾沛在桌上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，没人知道她是睡着还是醒着，她转来上已有两上学期了，沉默、冷酷，连话也懒得多说一句是她给人的印象，没有朋友，似乎也不需要。

下课铃响了，老师迫不及待地离开教室。有个不相识的家伙在瑾沛的肩上推了一把，她缓缓直起身，一概根烟递到她面前，是曹琨豪。

“那催眠太师走啦，抽支烟提提神吧！”他笑着说。

瑾沛淡漠地扫了他一眼，手臂动也没动半下。“我不抽，你自己用吧！”

曹琨豪脸部一僵，这女人不给面子！他可不轻易递烟给人的。“怎么？做乖宝宝？”

瑾沛一点儿也不受刺激，反而觉得他很幼稚。“喜欢抽就抽，不喜欢抽就不抽，干嘛明明不喜欢却要装着喜欢？干乖宝宝屁事！”

曹琨豪一怔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收起了烟说道：“你还真是酷到了极点，好，我就欣赏你这点。昨天玩得痛快吧？有没有兴趣做我马子？”

又说这个！瑾沛快烦死了，简直不想理他。“昨天跟你们去路舞是因为我也想跳，并不表示我有兴趣当你马子，更不代表你们要去那儿混我都会跟，就这样！”

瑾沛正想趴回桌上，一个大嗓门的女孩偎近了曹琨豪身旁说道：“豪哥，她敬酒不吃你还跟客气什么？别理她了，大伙儿全都跟着你，少她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说话的正是班上的大姊大李红秋，一个大哥大和一个大姊凑在一起也就算了，干嘛还来缠着她？睡天只不跟去跳个舞而已，瞧那曹琨豪笑得嘴都快歪到腮了，李红秋更是如临大敌，无聊！

“你们想聊天就到别处去，别在这儿吵成不成？”瑾沛不耐地打岔。

曹琨瞪了李红秋一眼，又温和地看向瑾沛，“你想休息，我就不吵你了。”不想惹瑾沛不快，也为了摆脱李红秋，他说完就走。

李红秋死命地瞪着瑾沛，忿忿地说：“夏瑾沛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再缠着豪哥不放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哼！笑死人！到底是谁缠着谁？“你要是视力不好，看不清楚，我建议你配副眼镜，别在这里鬼吼鬼叫。”

“你说什么?!”李红秋怒极，音量高得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将上发光投向她们俩身上。

“原来是连耳朵都有问题，看来你除了嘴巴之外没有一处功能良好的了。”

面对这样淡然的嘲讽，李红秋气得火冒三丈，猛地亮出刀子指着瑾沛的脸，“你再说一次试试看?”

瑾沛漠然地看着眼前的刀子及李红秋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李红秋当瑾沛是怕了，满意地笑道：“怕了是吧?我就不信你有多酷!原来不过是孬种一个，好你是敢再嘴里不饶人，小心我毁了你的容!”

李红秋她话才说完，在毫无预警之下，瑾沛抬起脚直直地朝她的肚子用力一踹，李红秋的身体被踹得朝后倒了数张桌椅，整个人倒在倾倒的桌椅间，痛得爬不起来。

瑾沛拾起掉在地上的刀子，走到李红秋面前，将刀子以她脸前不到一吋的地方晃了晃，然后猛地插入她脸旁的桌面，冷冷地出声：“若是你以后还敢鬼叫，我就让你这唯一功能良好的器官再也无用武之地。还有，以后再敢随便拿刀指人，我保证削掉你的手指头，看你还怎么嚣张!”

所有人都被她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尤其是李红秋。瑾沛说完这后若无其事地坐回自己的座位，并趴下了下来。

从那次之后，大姊大的实权落到了瑾沛手上，李红

秋也不如以往威风了。虽然瑾沛对这种特权很是不屑，却起码知道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少了很多“苍蝇”来烦她！



天色已晚，程君蔚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，口袋里的“遣散费”让他心中不由自主地笼上一股无力感，一个礼拜少掉了两分家教工作，简直背到了极点！三个家教一下子少掉了两个，还是待遇最优的两个，教他怎能不丧气？而理由不是因为他教得差，而是一个要搬家，另一个中双薪家庭，因少了一份薪水而供不起家教费。唉，总而言之他就是倒楣。是不是该上庙烧香拜拜好去去霉气？可是拜什么好呢？他不由得如是想……

大学学费全靠贷款而来，还好弟弟读的是公立高中，妹妹读国中，在不补习的情况下也能维持好成绩，而他自己大三了，两年来每天靠兼家教打工，一个月倒也能赚个两万元左右，供自己生活之用及贴补家用，再加上母亲的工资，勉强还能维持收支平衡，而现在……唉，不尽快找工作是不行了！两万块登时减为数千元，这怎么活得下去？

“老天，这女的挨了这么多下还不倒，再打下去会不会出人命？”

君蔚蓦然听到这句话不觉一怔，有人在打架？打的还是女人！他一时之间只觉得血气上涌，正义感发作，循声的向肇事处。

“妈的！红秋说得对，这贱货还真有两下子，本来

想上她的，见她这副样子也没了胃口。”

“老大，快来救我啊！”第三个人的声音痛苦地响起。

君蔚心中大怒，究竟有几个人啊？

他赶到的时候只在暗巷中有五、六个人围殴一个人，而那个人不理睬其他人的狠拳，只死命地攻击其中一个。君蔚看了一眼计上心头，站在巷口朝他们瞧不见的角落喊道：“警察先生，快点！就是这里，有人在打架，要出人命，快点啊！”

那群人一听，登时一阵慌乱，抬着那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兄弟落荒而逃。其实就算他没这么一喊，他们也打得快手软了，其中有一个兄弟也已经快不行。

等那群人跑远了，君蔚朝满身伤痕，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人奔去。他轻轻扶起身着学生衣裙却削着短发的女孩，焦急地唤着：“喂，你还好吗？撑着点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”

怀中的女孩与自己妹妹的年纪相当，尽管脸上被打得青肿，却仍倔强地咬紧牙关不哼一声，君蔚不禁大感惊讶，她的内伤只怕不轻。

“好……个屁！快离开……这儿……”瑾沛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。哪来的大笨蛋呀，唬说警察来是骗不了多久的，万一他们又回来，两个人都别想活命！

君蔚登时领悟过来，但听了她的说辞仍不禁失笑，都伤成这模样了还这么凶，又烱鲁。见她紧抱着肚子，豆大汗珠涔涔而下，他焦急了起来，抱起她用最快的速

度拦下巷口的计程车，也管不得计程车资对他来说是多么庞大的一笔支出。

经过一番诊疗，瑾沛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虚弱得只想好好睡一觉，全身痛得要命。但见她的“救命恩人”拉了张椅子在她的病床旁坐下，她就知道自己不能如愿了。

“小妹妹，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儿？我好通知你的家长来看你。”君蔚捺着性子和蔼的问道。老实说，他这辈子从没遇过因打架而重伤的女孩，心中对这种女孩多少有些负面的印象。

家长？！瑾沛心中泛起淡淡的不屑，一个忙男人，一个忙事业，谁会理她？

见她冷着脸不说话，他只好说道：“医生说你还得住院观察，不能马上出院，等你父母一来，我也该功成身退了。”

“你要走就走吧，没人要你多管闲事！”

群蔚听她说得这么不客气，不由得恼火起来，“你领不领情是你的事，但我既然把你带来这儿，我就有责任。”

责任！第一次有人对她讲起责任，瑾沛终于认真地打量起他来，仿佛在看一个怪物似的。“你和我素不相识，哪来的什么狗屁责任！”

听了她的话君蔚又是一怔，她用“素不相识”这样的词藻虽算不上艰涩，却也挺文雅有礼的，可偏偏后半句又加了个粗鲁至极的“狗屁”字眼，真是奇怪的女

孩！望着她负伤的脸，他意外地发现她长得还不错，尤其是那双灵动清亮的明眸，可惜其中常带着讥诮，就像现在。

“怎么会没有？你以为医院是让人白住的啊？我既然将你送来医院，总不能把你丢在这儿就了事吧？况且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你的家人一定会很担心。我并不是整天闲着没事的人，拜托你快告诉我怎么联络你的家人吧，好不好？”

瑾沛倏地起身，从另一边下床，冷冷地斥道：“谁说我要住院了？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

君蔚还真是被吓了一跳，赶忙过去将连站都站不稳的她抱回床上。“你这小孩是怎么回事？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还要逞强。看看你自己像什么样子！头发剪得比男生还短，又学人家打架，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浪费生命吗？好好一个人生被你过成什么样子了！”他居然愈念愈顺，真不晓得自己跟她说这些干嘛！

瑾沛居然听他骂完才吼出口，“干你屁事！你别以为救了我就有资格骂我，我夏瑾沛不吃这一套！”

“夏谨佩……”君蔚喃喃重复，随即浮起一抹笑容，“这名字听起来还不错嘛，是哪个“谨”，哪个“佩”？谨慎的谨，佩服的佩？还是玉珮的珮？”

“都不是！是斜玉旁的瑾，慧沛的沛。”答完后才发觉自己的合作，瑾沛忍不住怒叫：“我叫什么名字也与你无关。”

“是与我无关，不过既然知道你的名字了，要通知你的父母就容易多了，你的校服和书包印着朝阳国中，我打电话去你学校问就行了。不过这样一来你打架的事必会弄得全校皆知，届时你就得承受大家‘关爱的眼神’了，说不定还会被校方记过，你总不想惹这些麻烦吧？我看你还是乖乖告诉我联络你父母的方法，这样大家都有好处。”

瑾沛没想到自己一时说溜嘴报出了名字，引出他这样的想法，但他说的是确是事实，学校老师对于学生打架通常是睁只眼、闭只上发的，反正那是家常便饭，但若事实俱在校方不睁眼计较也不行了，被记过倒还无所谓，就怕会有常被叫到辅导室的约谈之类的麻烦事。

“你……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哪！”她为之气结。

“小声一点，其他床位的人还要休息，别吵到人家了。”他改以悠哉的口吻说，事情终于回到他的掌控之中了，群蔚不自觉地关心起她来，“拥有健康的身体可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你若不将伤养好，以后可就麻烦了，就算你现在装成没事一般地回去可以逃避父母一时的责骂，但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，而你父母来顶多也只是叨繁一番而已，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”

瑾沛瞪着他，这笨蛋以为她是害怕家长责骂而劝慰她，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人，好人不是都已经绝种了吗？而他居然笨到路见不平，这年头报警、叫救护车就算仁至义尽了，他却亲自送她就医，还一路管到底，连她父母都没有他来得负责任！

沉默了半晌后，瑾沛开口要纸笔，君蔚喜形于色赶紧递给她。她在纸上写了两个电话号码“及“夏敖贤”三个字后，谈谈地解释道：“一个是公司，一个是家里，联络不到人就算了，若他没空来……你也就别白费心机了，我们各自走各自的。”

君蔚听着她的话，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，这女孩缺乏关爱至斯吗？她本来不是这样的吧？他没再说什么，迳自离开病房打电话去。

瑾沛静静地躺着，盯着天花板，神情漠然，仿佛在静候死刑的宣告，对顾瑶蓉她是不指望了，至于父亲……一年见不到几次面，又能指望些什么？没有期待就不会受伤害，她告诉自己。

片刻，君蔚回来了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，“你父亲马上就过来，听说你人在医院里他可冯张了，瞧你把他说得多么冷漠似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瑾沛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：“你可别寻我开心。”

“居然怀疑起我来了，反正是真是假等会儿就知道了，他大概半个小时后人赶到。”

“你确定接电话的人是夏敖贤吗？”瑾沛努力地维持一贯的漠然，心中却有丝紧张。

“你似乎很不相信自己的父亲对你的关心，为什么？”他忍不住好奇地脱口而出。

沉默横久在两人之间，过了许久，君蔚看了看腕表，快九点了，还好先打了通电话回家报备。突然想到

自己还没吃饭，霎时饿了起来，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，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，今儿个却花了几百块坐计程车和安排她入院的事宜，对方还是这么个不知感恩的小女孩……算了，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他一点也不后悔。

突然，一个中年男人冲进病房，急声问道：“讲这间病房里有没有一个叫夏瑾沛的在这儿！才能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个男人打电话到家里说你受伤住院，差点把我吓死，你怎么会受伤的？”

君蔚见他这副紧张的模样不由得泛起微笑，看来他很关心女儿嘛，他们之间大概有点误会，今天若能尽释前嫌，自己也算做了件好事。本拟为她编一套说辞，如车祸之类的，没想到她已冷冷地开口。

“跟别人打架的结果。”

夏敖贤闻言一怔，不知从何时开始的，他甜美乖巧的女儿竟变得如此冷漠疏远，现在居然还跟人打架而受伤，顾瑶蓉究竟是怎么当母亲的！唉，他自己不也一样要负责吗？

“打赢了没有？”夏敖贤故作若无其事的笑问瑾沛对父亲反应感到有些讶异。“没有。”

“可恶！你那几个柔道、空手道老师是怎么教的，学了这么久居然还打不过人家？没关系，改明儿个爸爸帮你另寻明师。”

君蔚听得怔住了，夏敖贤居然这么说！连瑾沛也因他的话而泛起一丝笑意。“是五、六个高中部的男生打